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谷集卷二十三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施華

少谷集卷二十一

明　鄭善夫　撰

論著一

易論

伏羲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人物真見得陽是實陰是虛故陽一畫中實陰二畫中虛乃見得天有日月之類是陽畫中自有陰陽地有山川之類是陰畫中

亦自有陰陽日月山川之中復自有陰陽陰陽相生八卦成象衍為六十四卦天下萬有之理畢而無餘矣夫君子以趨吉避凶防微杜漸易其聖人至教也故曰君子用之小人勿用如姤之時五陽在上一陰在下小人雖微將盛之機也然其道未成其勢易剪時則必去之而後已杜其漸也至於二陰在下其惡已遂其勢已成在君子則有遁遁之時不可為也猶可去也至于三陰在下天地不交否之時君子將何逃乎亦惟守死善

道完其志以竢命於天矣蓋聖人可完名則完其名可完身則完其身遇否則完其志而已如一陰在上五陽在下小人尊而無權君子盛而有助剪之易易矣五王不去武三思自為杌上之肉蓋不明於易之義矣

堯舜最善用易堯舜盡聖人之權者也自羲黄以來相傳至堯舜物極必反之時也故丹朱商均皆不肖焉堯能祈天永命即禪之舜舜復能祈天永命即禪之禹以濟其否是分明奪天地造化而反之正者也故曰聖人

贊天地之化育世道治常少亂常多謂何陽只一陰便有二五行之清氣本少濁氣本多今看一世天地山川之氣生賢才能有幾何顧是困知勉行成功則一人只是不學大抵是禀得精粹之人絶少也靜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象乾象也辭元亨利貞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變變乾也占元亨利貞也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易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泰坎離交而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

終於申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兊艮為耦應地之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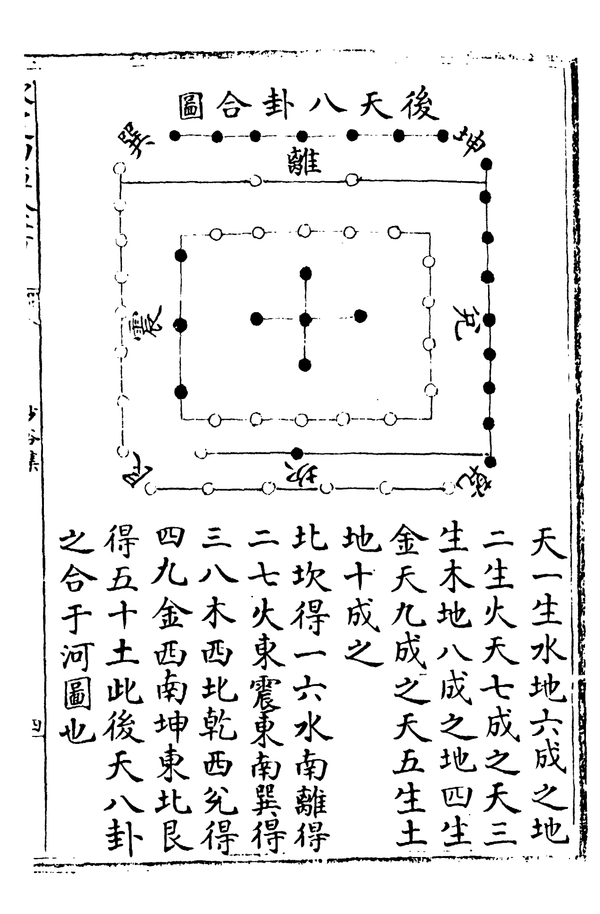
震艮坎三男乃坤求乾各得一陽而成本皆坤體故多陰兊離巽三女乃乾求坤各得一陰而成本皆乾體故多陽

乾下交坤於子坤上交乾於午是各反其所繇生也故再變為後天卦則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不用震代父始事而發生於東方巽代母繼事而長養於東南也東者

離之本位繇上而交坎於西再變為後天則退得乾位西者坎之本位繇下而交離於東再變為後天則退得坤位而少女兌少男艮為耦繇先天而後天此文王之易所以得天地之用也

乾父也坤母也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坎中男也離中女也艮少男也兌少女也先天主乾父後天主震子統天莫如乾父主宰莫如長子羲文作易惟一陰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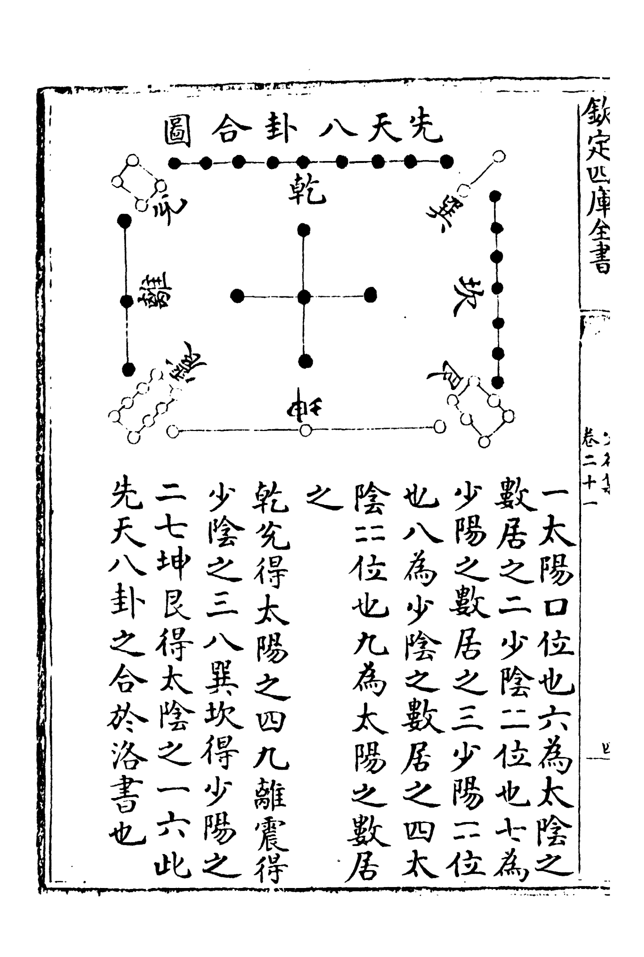
後天八卦合圖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北坎得一六水南離得二七火東震東南巽得三八木西北乾西兌得四九金西南坤東北艮得五十土此後天八卦之合于河圖也

先天八卦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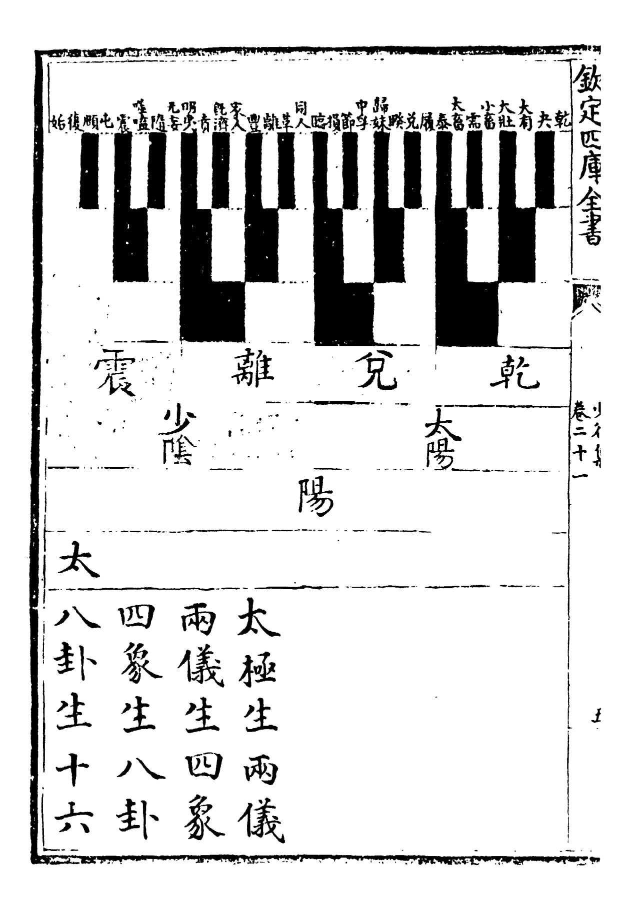


一太陽口位也六為太陰之數居之二少陰二位也七為少陽之數居之三少陽二位也八為少陰之數居之四太陰二位也九為太陽之數居之

乾兌得太陽之四九離震得少陰之三八巽坎得少陽之二七坤艮得太陰之一六此先天八卦之合於洛書也

河圖之數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相承者陰儀陽儀太極也主順行相生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中央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生六一水

洛書之數中五者參天两地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者陽數居四正也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陰數居四隅也主逆行相尅一六水尅二七火二七火尅四九金四九金尅三八木三八木尅中央五十土五十土尅一六水



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十六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益 比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剝 坤

巽 坎 艮 坤

陽 陰

陰

極

卦十六卦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生六十四卦

南 乾一 兌二 離三 東 震四 巽五 西 坎六 艮七 坤八 北

此伏羲先天之圖以形體言乾坤縱六子横對待之易之體也

乾天坤地定位艮山兌澤通氣震雷巽風相薄坎水離火不相射不相射者水火相濟不相害也邵子以乾為太陽兊為太陰離為少陽震為少陰四卦自陽儀中來為天四象巽為少剛坎為少柔艮為太剛坤為太柔四卦自陰儀中来為地四象

干支配五行

甲乙木丙丁火戊巳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亥子水土寄於辰戌丑未之月之方

此文王後天之圖以氣言坎離縱六卦横流行之易易之用也

帝出乎震震東方雷動萬物萬物出也齊乎巽巽東南風撓萬物萬物齊也相見乎離離南方火燥萬物萬物皆相見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萬物致養焉說言乎兊兊正秋也澤説萬物萬物咸説焉戰乎乾乾西北陰陽相薄也勞乎坎坎北方水潤萬物萬物歸之成言乎艮艮東北也萬物成始成終也

洪範論

洛書之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中央之五謂之皇極天三地二圓故三方故二合而為五也一五生三故四方四維其數皆十五也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以才質言也若論五行則天初生水五行具矣生火者凡有開明處即火也

天一三五七九則五為中地二四六八十則六為中地不言十者十即一之變也故洛書用九河圖用一各以三乘之積八十一則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九九圓數配一年八節冬至在九九一一之間所以黄鍾之宫為中聲葢陰陽始終合尖之處也二二立春三三春分四四立夏五五夏至六六立秋七七秋分八八立冬猶天左旋是以日行黄道二十八宿躔次皆因之與易圓圖相類易始一陽来復即九九一一之間也始

震而離而兊而乾畫卦自乾至震今自震起所謂數往者順也由乾而巽而坎而艮而坤畫卦自巽而坤所謂知来者逆也

洪範方數與易方圖亦相類皆陽起西北陰盡東南也闕八十一字前輩皆無解看来只是明時以七十二候分配八十一圖之中如潛次原守次潛信次守直次信之類而以墮終終之亦猶孔子序卦之意也理數闕微之起也理氣形微之顯也理數微於闕理氣微於形

數生知所來死知所去者數之始終

蔡子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異析之而同徼之而顯究之而不窮夫變化者陰陽之屈伸消長也非二則不能久非一則不能神一者形氣之元也極也極無不中也一藏於二二藏於萬形氣則有偏也此所以有善惡失得之分吉凶禍福之著也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

人以之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太玄以奇為象經世以耦為數多窒而難通矣

象以耦為用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也有對則吉象者靜而之動也數者動而之靜也

成形者陽也成性者陰也陽者數之生陰者象之成陽以三至陰以倍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闕　順性命之理也一為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為火而心禮也三為木

而肝仁也四為金而肺義也五為土而脾信也

順數知物之所以始逆數知物之所以終數物非二體

始終非二致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

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若變通

之機十若五行之敘也方隅對待中五含而十數已具

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圖書之相為經緯也

朱子曰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

為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柔剛故二其六為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為干十二為支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剛柔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五行在天為五氣雨暘燠寒風也在地為五質水火金木土也天五氣雨暘質也地五質水火氣也天交於地而雨暘為質地交於天而水火為氣變者陰陽之正也三不變者陰陽之雜也

洪範九疇解 洪大也範法也疇類也言治天下大法有九類也

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此天之氣行於地者也
二曰五事貌言視聽思此天地氣質畀於人也
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賔師農皐也
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歷數協合也
日行不及天一度月行不及天十三度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日每至三十日不及天三十度月來會其下則月體無光故謂之晦朔蘇也月進則漸有光故謂之朔每年會十二次會處謂之辰無星處為辰

日晦十二辰十月晦在寅十一月晦在丑之類

五曰皇建其有極

皇極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皆是

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乂治也

七曰明用稽疑明辨也

兆為雨霽蒙驛克

卦有貞悔貞事之始悔事之終陰陽皆少而無動則

内卦為貞外卦為悔陰陽或老而有動則以遇卦為

貞之卦爲悔

八曰念用庶徵雨暘燠寒風五氣有時不時爲休咎也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向也威畏也

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凶短折疾憂貧惡弱

九九相乘成八十一數共六千五百六十一

一一至一九　一一冬至

二一至二九　二二立春

三一至三九　三三春分
四一至四九　四四立夏
五一至五九　五五夏至
六一至六九　六六立秋
七一至七九　七七秋分
八一至八九　八八立冬
九一至九九
數始於一參於三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

一數之大成也

一數之周一歲之運也九數之重八節之分也一一陽之始五五陰之萌三三陽之中七七陰之中二二陽之長四四陽之壯五則陽極矣六六陰之長八八陰之壯九則陰極矣一九首尾為一者一歲首尾於冬至也此蔡子準洛書之象起數也

大數猶卦也小數猶爻也大小數之中各有大小數如大數一之一上一大數下一小數也小數亦然從卦數

起爻數得時皆從吉字起以下圖加於上圖之上卦大數左而直卦小數右而橫如一之一上一字管小數之左一至九皆直看下一字管小數之右一至九皆橫看填吉凶灾祥餘以類推五數不同自五一至五九左皆平者大數五字管攝之五得數之中也右同前惟五之五不同大小數皆得數之中也左直既平矣右橫如一吉則亿九凶三祥則亿七灾八休則亿二咎六悔則亿四吝而為平也

洪範數補叙

範數也數者理之具也時之因也繫之辭焉所以告也定之吉凶所以斷也九疇者總其綱也九九者衍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不可窮也八節之分也七十二候之備也歲之終始也陰陽之迭運也年月日時者而各專其用也餘而闕也吉凶災祥休咎悔吝平者緘其變也所闕易有八卦九疇之符也九九者六闕者比其體也數者效乎爻也釋辭闕

也若極于精不可窮若通乎變不可闕若妙乎神廣大悉備引伸觸長天下之能事畢矣蓋所以因貳而濟民行也易更四聖而闕之數待九峰而著然釋數之詞缺而弗備蓋開端而不竟余生後四百餘載貫于歲月乃率辭揆方僭叙所得用蓋其缺辭盡而理無涯數定而意也不可語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惟無沇心者得之嗚呼易傳而範不傳天地之數久藏其秘道蓋未昭也千古一心其有來世之俟焉

序數傳

二至者一歲之樞紐陰陽之聱也萬物原於陽而終於陰冬至陽生萬物之原故原數始焉夫物之始其潛于下故受之以潛陽乃曰潛氣漸闕　以漸長也潛藏也物藏不可不守故受之以守守不可不信故受之以信信者實也所守闕　直則䧟於偏邪故受之以直過直則闕　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穉也穉物所當閑故受之以閑閑闌也闌物必有所欲故受之以須須者須

所欲也過欲必危故受之以厲知危懼則有成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受之以沖沖動也動必振于外故受之以振振者奮也奮振必有求故受之以祈祈求也所求不可越其常故受之以常常者所當順也故受之以柔柔順也順常則不為苟難故受之以易平易近人然後可親故受之以親親者歡以相愛也相愛必文以相接故受之以華華文也文著見故受之以見既見則天下文明道無不獲故受之以獲獲者得也得人以相從

故受之以從從則有交之道焉故受之以交既交必育
故受之以育育長也既長必壯故受之以壯物壯而興
故受之以興興起也物興起而欣欣然故受之以欣欣
者情必舒故受之以舒舒徐也叙也叙必相比故受之
以比物不可久比故受之以閑既比闕　晉故受
之以晉晉進也進不茍故受闕　一一者益也
故受之以益益而後闕　故受之以章章明也明則益以
盈故受之以充充滿也充滿不可以自私故受之以錫

錫予也益以錫予則人心靡然故受之以靡靡偃也人心偃靡所從者衆故受之以㕓㕓不決則黨故受之以決衆決則恱故受之以豫豫恱樂也恱樂而升故受之以升升者進于上也陽之極也陽極于上無不中也陽已極而陰萌焉夏至時之中也故受之以中過中陰之伏也故受之以伏陰而曰伏氣漸于終道將否也伏匿也匿必有過故受之以過過愆也愆過則疑故受之以疑疑則失衆故受之以寡寡過則闇而日章章飾也故受

之以飾飾文也文過必自戾故受之以戾戾必不情故

受之以虛理虛則昧故受之以昧昧則有損故受之以

損損過以用中故受之以用過用則退故受之以却却者

退也退不可闕 故受之以翕翕聚也聚以致遠故

受之以闕 不可不奮故受之以迅迅於遠不可闕

故受之以懼有懼必當去故受之以除除闕

必弱故受之以弱弱者氣失其平故受之以疾疾之不

已必爭故受之以競競則必闕 故受之以分分而失均必

訟故受之以訟訟不可長故受之以收收歛也物歛則就實故受之以實實者誠也誠則能以禮下人故受之以賔賔而弗穆必危故受之以危危者自高而懼也懼危則自堅故受之以堅堅剛也金剛則草故受之以草草以通天下之利故受之以報報者禮也禮必有所止故受之以止止亂莫如戎故受之以戎起戎者怨之結也故受之以結結聚也聚必有養故受之以養養以致用故受之以遇遇合也合而必勝故受之以勝勝者俘

其因也故受之以因因斂也勝斂則能任故受之以壬壬任也壬者水居萬物之歸陰之極也陰極闕 固也故受之以固久固必遷故受之以遷闕 隳故受之以隳隳復于下冬至之半闕 終也故受之以終終焉蓋始終一歲之成也

田制論

賦稅之法所以出財以供國用也賦者所以給車馬兵甲士徒賜予也稅者所以供郊廟社稷奉養禄食也十

一而征則其供也易征及商賈與虞衡者抑浮食也宅不毛出里布地不耕出屋粟人無職事出夫稅家稅者罪其惰也歲役不過三日者愛其力也

禹畫九州制五服任土作貢畿內五百里曰甸服外五百里曰侯服外五百里曰綏服外五百里曰要服外五百里曰荒服

殷分百里內曰畿以供官千里內曰甸以為御千里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七中而助

周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外曰侯畿貢祀物又外曰畿甸貢嬪物又外曰男畿貢器物又外曰采畿貢服物又外曰衛畿貢材物又外曰蠻畿曰夷畿要服也貢貨物又外曰鎮畿曰藩畿荒服也一見貢寶玉

周制任事有等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虞以山事任衡以澤事各貢其物　又因其比隣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
作田役任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
近也為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農圃工商
牧嬪虞衡之人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也履畝紀于
魯宣者履畝而稅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助力於公
田故履畝按行擇其善者稅之穀梁曰私田稼不善則
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稅畝雖十一悉其民矣
魯成作邱甲者使邱出甲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成公使邱出之重斂也

魯哀用田賦者一井之田斂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若若漢家歛民錢以田為率矣公田不過十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矣

漢武置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開鬻爵設榷酤收

算緡納雜税造錢幣雖經費擭湍民無聊矣散淳樸之風成貪饕之俗自此始矣

租庸調之法歲庸二十日既免其役日收庸絹户丁一尺夫庸者猶古歲庸三日之名調户丁摹倣井田調發兵車之名然去古遠矣租者蓋屯田之法古者以逸制敵内無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自漢昭遣人屯田張掖之復趙充國破先零屯浩亹鄧艾滅吳屯淮頴歴代因之皆得其利今之屯田其名雖存其法盡廢守屯之卒

與農氓無異其官亦但知了賦稅而已更不知屯以用兵一旦有寇興師費財屯田實無補尺寸失古者屯田之意矣甚至爭民奪利祇為民害愚意屯田之法不復不如無也

九章乗除法乗者自尾而首歸除者自首而尾

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

勞費〇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〇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〇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九歸法

一歸不須歸其法故不立〇二歸二一添作五逢二進一十（逢四進二十逢六進三十逢八進四十）〇三歸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逢三進一十（逢六進二十逢九進三十）〇四歸四一二十二（四人遇一數每人得二十餘二未分寄下位）四二添作五四三七十二逢四進一十（逢八進二十）〇五歸五一陪作二五二陪

作四五三陪作六五四陪作八進五進一十〇六歸六一下加四六二三十二六三添作五六四六十四六五八十二進六進一十進二十逢十二〇七歸七一下加三七二下加六七三四十二七四五十五七五七十一七六八十四進七進一十進二十逢十四〇八歸八一下加二八二下加四八三下加六八四添作五八五六十二八六七十四八七八十六進八進一十進二十逢十六〇九歸各隨身下加逢九進一十

問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兩六錢七分八厘九毫二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得六千一百七十二兩八錢三分九厘四毫五絲二因還原

問前數三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得四千一百一十五兩二錢二分六厘三毫三因還原

問前數四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得三千八十六兩四錢一分九厘七毫二絲五忽四因還原

問前數五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得二千四百六

十九兩一錢三分五厘七毫八絲五因還原

問前數六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二千五十七兩六錢一分三厘二毫五絲六因還原

問前數七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一千七百六十三兩六錢六分八厘四毫不盡一絲不盡的不用因七因還原

問前數八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一千五百四十三兩二錢九厘八毫六絲不盡二忽八因還原

問前數九人分之各得幾何答曰每人一千三百七十一兩七錢四分二厘一毫九因還原

右乘除總式

問錢二萬五百二十文每米一石價四百五十文該米幾何答曰該米四十五石六斗

右粟布法

問四方田四面各一百二十六步為田幾何每一步六尺每畝二百四十方步答曰得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六步該六十二

畝一分五厘

問畹田下周九十九步徑五十一步為田幾何答曰周徑相乘得五千四十九步四歸而得一該一千二百六十二步四分步之一以畝法二四歸除之得五畝二分五厘不盡二步四分步之一

問四不等田東四十二步西五十六步南六十四步北五十八步為田幾何答曰得二千九百八十九步該十二畝四分五釐四毫一絲

右方田法

問勾股假令縣燈准日月于直路之南不知高遠各幾何卻就直路之北遠處設一木表高一丈二尺得燈影一丈五尺又退近處設一木表得燈影一丈兩表之間地二丈五尺間北表燈影盡處至燈下地遠幾何燈縣去地幾何答曰遠九丈高七丈二尺何也前影一丈五尺後影遠二丈五尺地只得一丈即以餘數五尺為法除之退三表位則前影盡矣又以表間

地三丈乘之共七丈五尺并前影一丈五尺故曰遠九丈也遠既九丈矣以前影一丈五尺除之退六層表位而九丈盡却以表間一丈二尺六層乘之得七丈二尺故曰高七丈二尺也餘以類推

右勾股測天法

演禽法

角木蛟　亢金龍在辰　氐土貉　房日兎　心月狐在卯尾火虎　箕水豹在寅

右東方蒼龍七宿天之東陸也

斗木獬 牛金牛在丑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在子 室火猪 壁水㺄在亥

右北方玄武七宿天之北陸也

奎木狼 婁金狗在戌 胃土雉 昴日雞 畢月烏在酉 觜火猴 參水猿在申

右西方白虎七宿天之西陸也

井木犴 鬼金羊在未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在午 翼火蛇 軫水蚓在巳

右南方朱雀七宿天之南陸也

日宿例

一元虛 二元奎 三元畢 四元鬼 五元翼

六元氐 七元箕

時宿例 日月火水木金土 虛鬼箕畢氐奎翼

七元每元七曜移一位如一元日在虛是子時二元

日在鬼三元日在箕也一元月在鬼是子時二元月

在箕也餘以類推

將星例

甲子　巳卯　甲午　巳酉

活曜例

凡起天禽實有從日烏月貉火狼中水蛇木鼠金羊

上土宿常從箕上逢

推時禽泊處吉凶例

日午月未火寅水甲木亥金巳土申乾夫上順數山

水田園井刀砧草岍風湯火

占法

二月十二日丙子宿值氐土貉他禽箕水豹他禽是鱵禽所得他禽

月將星三元甲子畢月烏

辰時值翼火蛇我禽泊在子上　角木蛟我禽是活曜所得天禽

允占看授時歷本日二十八宿值何宿即憑其宿看

屬何禽七曜中何曜　假如曜屬土憑土字就翼上起一元是翼二元是虛三元是兕緣本日將星是三元故用兕就子上起時兕具一子時順數到辰時是翼火蛇是我禽也即將將星畢月烏就辰上順數尋時禽翼火蛇泊在子上就子上逆數至辰是箕水豹是他禽也　又用時禽火字取活曜奎星就寅上逆數尋時禽至寅上是翼即飜倒順數至辰上是角木蛟是我禽也　又推泊處吉凶時禽是火就寅上順

數至泊子處是陽則泊不得其所也大要要時禽伏日禽天禽伏地禽為妙

奇門遁甲法

天有三奇乙丙丁　六儀戊已庚辛壬癸　人有八門一休二死三傷四杜五開六驚七生八景範數一吉九凶洛書之數也

甲者太乙人君之象十干之首常隱於六儀之中故名遁甲

天有九星一天蓬坎水二天内坤土三天衝震木四天輔巽木五天禽中土寄於坤位六天心乾金七天柱兑金八天任艮土九天英離火

三奇者何蓋甲君象所畏者庚庚為七煞之雔也甲妹之乙妻於庚能救甲故為乙奇甲木生火男丙女丁火能尅金庚故丙為二奇丁為三奇奇以日月星名日為萬木之華陽精所成也乙屬木故曰日奇丙丁火俱南方離明之象月行南方中星考於南方故

丙曰月奇丁曰星奇以其有照臨之德也
五陽時者何甲位既尊戊位同之乙丙丁為三才故
甲乙丙丁戊五陽時善神治事為吉也戊之同甲者
如一圖甲在一位戊亦在一位二位亦在二位也
九星配各方之色
一貪狼白　二巨門黑　三禄存碧
四文曲緑　五廉真黄　六武曲白
七破軍赤　八左輔白　九右弼紫

奇門十八局一局為一圖自冬至至芒種陽遁為九圖自夏至至大寒陰遁為九圖

地盤安八門八卦九星三奇六儀其八門永為直使天盤九星三奇六儀其六甲為直符其六儀三奇為年月日時之干以直符加臨其上

人盤八門為直使加臨太歲月建正建寅日辰干支處又定有九天九地太陰六合玄武白虎螣蛇依直符加臨

地盤不動天人等盤隨局轉移加臨既畢乃看圖之所載何方得吉門三奇得使不得使看星門反伏吟丙背庚格擊刑入墓門廹白虎螣蛇朱雀青龍等格不陷方可用

陽遁冬至後十二節逆奇順儀陰遁夏至後十二節順奇逆儀皆主時干而論

如陽之一局甲在一則乙丙丁三奇逆為九八七戊巳庚辛壬癸六儀順為一二三四五六如陰之一局

甲在九則乙丙丁三奇順為一二三戊已庚辛壬癸六儀逆為九八七六五四是奇儀之順逆而甲戊之同位可見矣

十二宫　一長生二沐浴三冠帶四臨官五帝旺六衰七病八死九墓十絶十一胎十二養金木水火土

甲子直符加三宫甲戌加二宫甲午加九宫甲辰加四宫甲寅加四宫皆是六儀刑擊

乙加甲戌甲午丙加甲子甲申丁加甲寅甲辰為得

使

三奇遊旺地故乙天居未庫丙居戌庫丁屬火金居

臨官宫

接氣超神法

神日神也氣節氣也詳見奇門歌

衣

上古穴處衣毛未有制度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為上以

制其衣後知為下以制其裳衣裳始備黄帝堯舜垂衣

裳蓋取諸乾坤故衣玄而裳黃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為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

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備十二章夏殷之代相襲無變

冠

上古衣冠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纓黃帝造旒冕始用布帛唐虞二代無文至周六冕章數

始備黄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

却非冠　却敌冠　幍　葛巾

車

上古聖人觀轉蓬而為輪輪行可載因物之生復為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無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

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上蓋為規象天二十八橑象列宿方輿象地三十輻象一月前視則

聽鑾和之響旁觀則睹四時之運等威旣辨貴賤有序
故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人皇乘雲駕曰抵　五龍氏乘龍上下以理　黄帝作
車　少昊駕牛　陶唐彤車　虞鸞車　夏鉤車　殷
大輅亦曰山車亦曰金根車　周五輅一玉輅樊纓十
二就建大常十二斿以祀二金輅樊纓九就建大旂以
賓同姓三象輅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四革輅樊
纓五就建大帛以即戎五木輅亦五就建大麾以田

秦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為帝軨玄旗皁斿以從水德　紀里鼓車　白鷺車　鸞旗車　辟惡車　耕根車一曰芝車魏建赤旗以耤田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簴為數上有翔鷺棲烏梁制也　象車　黄鉞車　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軍正用之淮南子執豹皮以正其衆　建華車

少谷集卷二十二

明　鄭善夫　撰

論著

經世要談刻在性理會通

應迹以委順為主然必明於人情物理然後能委順可以接人處事無事理之障矣委者除事障也事障只是情欲順者除理障也理障只是意必有生皆為物所引

故當委之有身又安得無事故當順之委而順之則雖應物實未嘗有物也委順必先於明理修身必先於格物也

動若水靜若鏡應若響委順也動若水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行止無心也靜若鏡者物來則照物去則虛空洞無物也應若響者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也若鏡無意也若水無必無固也若響無我也

靜坐養元神元是吾儒底事世儒槩闢為仙釋却去作

下半截工夫虛勞一生却無箇着落識者又欲假仙釋
靜養來立脚而後去反到吾儒上豈是道理
習氣不除如何了道習氣如蛣蜣但知有糞丸堅不肯
放也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入意即喜小
小拂意即怒小小利害即生恐懼皆習氣也
人只有自愛之私便自天地閉賢人隱有氣節者便自
愛其氣節有事業者便自愛其事業有技能者便自愛
其技能有文學者便自愛其文學如此便狹小了人莫

不自愛不知自愛反是自害人但能看此心與天地一般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庶意思則凡氣節事業技能文學見之猶芻屣耳是之謂大愛其身

人只是不曾存得真心真心無一毫氣質纔惹氣質便是私意私意潛伏在內人多不自覺只說我能去私去蔽一旦心不存便依舊發出來如人戒酒不真知酒之決能殺巳纔戒一番他日不覺牽迷將去

周江郎云無為名尸勘破幻妄也無為謀府無思也無

為事任無爲也無爲知主無知也然須定得性了方行得四者不然實行不去莊子曰吾以無爲爲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太顛曰衆人而不思不爲則天下之理幾乎息矣應事接物只是一箇情字爲累若無情則無累矣故曰聖人無情

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黒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爲吾一心何所

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今人纔向學便分黨相非抑何見之小也

元東陽鹿皮子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嘗自謂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乃獲之牧豎之手其言曰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櫰十焉枳有十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櫰

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刑賞予奪之殊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動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鹿皮子却是獨到之學

謝顯道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出浹背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

引博學之士此項意思極難分别此便是王霸之分
學道是意誠意誠如救頭豈以喧擾中止
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耻其民不為堯舜之民必有是
志方做得光大事業孔子謂管仲器小管仲功非不髙
為其元無是志故所就只如此耳行義達道古人多不
如志寧甘死蓬蒿而不悔者謂何須要識得此義
人不可剛愎自信剛愎自信即是自絶誰敢語以至道
凡人有才氣而復虚巳下問者實大難得

防身當若禦敵一跌則全軍敗没愛身當若處子一失則萬事瓦裂涉世甚艱畜德宜豫布人以恩而外揚之則棄敎人以善而外揚之則讎

正德十六年朝中諸君子諫南廵罰跪五日燕山衛都指揮張雲托以黑帝語欲向朝廷云南廵決有禍文臣忠諫不宜加罰時權奸朱寧遠之使不得前遂刺胸以死諫竟係之獄論重辟不協有旨杖八十邊方編管杖畢猶彊步出東長安仆死朝廷亦竟以南廵大行如其所

托云於乎今日權奸何在張雲赫赫有生氣矣

自古刺史鎮臣得自辟其叅軍記室擇其賢者薦之於朝廷然後大用之此法最美刺史據聲望以辟人凡部下之賢者鮮不就辟故多得人亦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後世科舉之制行詞章之習盛繇是人才混淆古意落盡矣

君子貴通天下之志疾惡太嚴則傷公明之禮舊習一處消百處消即致曲一處得百處可得

經世要談 遺

世間一切聲色貨利令人行屍走兒當如利劒一切斬除之釋氏所謂今日有此四大可以說七道八他日四大滅除却向何處安身立命

伯子云凡百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法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曾見善書者知道否余誦此語不覺神色獨變

向時每每勸人行陰德事故每每以陰德存心今看来

陰德只可勸誘着人若自己用功亦不消如此以此存心是又添箇陰德障也聖人無情此是何等境界

象山論介甫一節甚好云介甫凡事歸之法度堯舜三代何曾恃着法度不知户馬青苗等法合着堯舜三代否時闢之者無一人就其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舜嘗變堯之法禹嘗變舜之法所變果善何嫌于同惜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髙如何便服惟韓魏公論青苗云將欲利民

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合言利周官一書理財
居半古人何甞諱言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
耳不論此而以利言遏之彼豈無辭又云介甫慕堯舜
三代不曾踏實處故所成就王不成霸不就本皆不能
格物學者先要窮理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牖其開明處因其明通其蔽
無不入矣所謂順風而呼所因便也戰國談士鄒衍之
徒使世主擁篲先驅者全用此義但彼不明王道只欲

濟其私意小智耳恵盎說宋王行孔墨之道却自勇者刺之不入力者擊之不中說来一步進一步安得不入若孟子一開口便直說仁義說王道便直說五畝之宅當時世主強弱相攻利害相軋此語豈能得入聖人言語便自不同就如荅問仁一般因人材質如化工成就不似槩守一路說

叔子云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之

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之此却是無我底意思在
凡人各有挾彼挾其所長方且自信而吾驟語以道德不惟執而不化彼且以我為迂妄矣須就其所長之中而告之所謂納約自牖庶幾可入莊子堯桀自然相非養鳥之說正如此
凡朋友辨論須要氣象從容又要懇懇開道故夫子循循善誘人使學者便可以漸而入若極言爭論不惟動氣且語亦不能入數數如此便至于離吾輩同志海内

能得幾人于小節目上不合便憤爭以至離尚何學問之有明道與人議論不合處便曰再商量至伊川便曰決然不是看此便見所養與教人何如

牛僧孺李德裕李逢吉李宗閔搆此大隙其初只為數言語不合其弊至于朝廷之爵賞行自巳私憤故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朋黨難

近見章恭毅文集道平生忠節一事每不置口近會潘南山便自陳其生平好處無他只是自家看得大了不

曾見得上一截境界吾輩學問若不憂勤惕勵便是臧與穀俱亡其羊安知高明者不覷破吾輩如吾輩視章潘也

凡人見識不透底立脚不牢固見貧賤則曰是我當安見富貴便反張皇若將累已此固是好些一邊不知聖人隨貧賤富貴只如不曾見得孟子四十不動心正如此

每見章楓山只言國家大計談及大臣依違不能正君

重于去位輒叱咤唾駡由中達外無少矯飾觀其生平出處大節一一不茍真君子也或者以為迂儒不通時務其生平難進易退但可為國家作門面夫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豈知楓山者哉

楓山問朝廷東封諸小臣伏闕之故余備道初謀必欲九卿率僚屬以見滿朝皆曰不可後又以陸水村不肯為首恐罪及作倡者故致僨事楓山拊案歎息久之因云我朝凢三伏闕景泰初因聖駕蒙塵百官伏闕求誅

禍首給事王竑格殺毛長隨馬都督弘治初朝廷以周
太后之故欲別立其太后山陵百官伏闕事遂寢正德
初羣小亂政百官伏闕與羣小謀通消息許以決無事
者焦芳也焦芳賊邪小人不足論但惜李西涯謀國不
勇一言之誤遂喪盡國家元氣至此遂不可挽今此誤
國復是阿誰余曰西涯劉瑾時儘陰扶君子瑾所敬信
惟此一人故頼以保全輕貸者亦多及至無可柰何輒
流涕竟日楓山所得曷足以償所失也余曰西涯終是

君子邊人但平生只是一個弱不覺誤國至此
莆田林國賢至湖上議論彌日鮮有不合處亦多出新
得此子却是法器見余斷陸子民為貴君為輕之説余
以此語到天運極方可言但看春秋尊王便見聖人意
思如何國賢以如此説何以見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
我其惟春秋乎國賢以春秋作于末年就是革命聖人
當代為天子余曰諸侯猶禦者不待其改過而後誅乎
曰平王忘殺其父春秋作于末年者正待其改也不改

而後誅也中間尊周固其事也曰周室雖衰天命未改非是此論僅發于國賢今未敢遽以為是姑與同志者論之

觀孫太初與汪仲蘊劄子最後者云日惟肆力道理似更透一關方思道叙其漫稾云高明之士一變便超絶吾欲及其變而友之當有得也於乎已焉哉方太初之未變也凌駕海内播動豪傑豪傑之士無貴賤遠邇匪不願與之遊及其一變也遂退焉為妻執爨食猗以死

所謂朝聞夕死者其果然乎耶其果然乎耶
太初嘗曰居山陽時遇斗笠翁相對古梅樹下所謂嶺
南羅先生者又居西湖有一叟據床説蜀中山水不別
而去所謂青城山人者皆甚托興寄情方外之辭無是
人也余不欲後世以神仙鬼恠之事傳太初也
朱子祠堂以西為尊四龕之立云不是古禮又云今公
私之廟皆同堂異室以西為上無復昭穆之行依違牽
制不免失禮曷若獻議于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

右穆一洗其謬之為快乎可見家禮是斟酌未定者

周制大夫三廟則祭不及高遠士二廟則祭不及曾官師一廟則祭不及祖夫高曾祖皆有服未斬者今欲祭始祖而不及高曾寔不近人情程子云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雖九廟五廟祭亦止于高祖三廟二廟以至祭寢亦必及于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

近日嘉靖一詔從前實未有也其赦民田租一款實收

天下人心第一件天下實驩然指三代之治可立而待不知吾輩儘讀聖賢書儘有志于天下事者有是聖君有是詔命到此上極易分鮮却便分解不去箇箇恐百姓落得便宜如巳與人一般就使百姓落得些便宜正德幾二十年海内百姓受了多少困苦今使全蠲三年瘡痍尚未能滿况止減半乎其曰十五年分巳徵在官准作下年之數廟議正恐赦得不均使巳徵者准數是使十五年一年海内無分彼此盡得全蠲聖恩何等公

溥近日户部却曰真定知府王光言語不遜却去如此
分說縱分說直不過作箇朝廷聚斂之臣不知此事關
朝廷命脉天下至公的事不是可任血氣占衙門的使
孫九峯在位决不如此其曰知府王光徒知愛民而不
知愛國民是何物國又是何物讀書不知本原其弊遂
至于此坐使朝廷失信於天下可痛可恠昔柳子厚云
守道不如守官識者譏其不知道亦不識官道理分明
在目前不知人臨局便迷昔孝廟何等仁聖分明無好

臣子共成其德業今主上雖沖年何等剛明神聖使下有皋夔便成唐虞之治下有伊傅周召便成三代之治惜夫聖賢之學久不明在位諸君子元無此本色安有此實用今看眼前起廢諸君平生扶一段氣節少不以氣節自足若氣節于道不滿一肢一指若稍有心在氣節便去道遠況自足乎

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對人言便見一團春風和氣固是氣質十分純粹若非涵養真到豈得不衰颯今人

儘稟得静定多若不曾學問安有一段春風和氣出来此等氣質却實難得今人有此等氣質却有二病以我不為不善凡浮淺輕躁佻巧暴狠之類我性無有此便是道更不去學問不痛不癢能得幾時不衰颯又有明知學問頭路志氣昏惰等閒過了一生何等可惜自足自暴二科最是學者大病某恨無此氣質百般鞭策不能到得静定田地不敢怨天直是人事未至耳

范純夫嘗謂陳了翁云顔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

了翁問曰伯淳誰也范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了翁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自是深以寡陋自愧學者嘗操尚友之心豈愚不到好田地

鄭莊公克叔段吕成公以為封京之後伐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未嘗須臾忘叔段得之矣又曰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況能久有許乎其為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

使共叔無後于鄭叚之有後于鄭是莊公欲以欺后世也噫是何言歟聖人大改過許遷善莊公亦人矣豈無愛弟之心實以姜氏意立叚故至此今人爭小利至殺身而不悔况國乎莊公非聖賢能免克叚之險哉惻隱之心未泯一聞考叔之言遂為子母如初其後入許而復封許叔實充其友愛之良心遂使許之宗廟得血食叚之不絶于鄭莊公之改過遷善不可誣也呂公之意必欲不發此言必絶其後而後謂之不欺乎文法太深

有過者無路矣按定叔出奔衛魯莊公十六年鄭厲公之二十三年也時鄭莊公卒已久東萊加以欺後世之罪不攷其年與事為誤甚矣

南廵吾輩多有本舒國裳二本汪汝礪一本汝礪本甚正直辭甚宛轉得告君之體然俱以不卞名權奸遂留中伯固六事却剴切直欲誅彬遂至延禍諸君子幾成黨錮然因是遂大顯名於天下方伯固諫章在手余與諸君子有大臣率僚屬之謀余語以故伯固輒出與堂上議當時使王司馬不出惡聲陸水村不避利害則國

事大好矣豈有後来許多棼錯可痛可恨可痛可恨

應南洲兄天資合下純粹未嘗破碎一些加以學力自是大過人平日用功却是真實懇到門路甚正余得之觀感處甚多相隔數千里毎得一書自使人沒齒不忘也

余病年来日加昏鬚髮已種種精神大覺減損究其病源却是不真實用功之過日月如流可勝驚矍

自少便知棄舉子業一味要作聖賢功夫唯見石龍兄

一入只此便非吾輩所及始與王陽明為友見其高明便北面稱弟子可知服善之心又何異橫渠之于二程也

子通論道遺

象山說孟子進銳只如釋氏直超上乘說話學問須是勿正勿忘勿助俟其自化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顧是此意却不似進銳語孟子云進銳本是有意必在過用其氣力氣衰則退孔子

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却是無意必在

上古之世蕩蕩平平猶魚相忘於江湖也魚不為爭水而起貪嗔不為思水而有愛欲不為無水而生煩惱泉涸魚相處于陸而始相呴以沫此情欲之所起也

象山云道遍滿天下無些少空缺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粧點但人自有病與他間隔重一些便是病輕一些便亦是病却說得源頭分曉

紂君也武王為救民則曰紂為獨夫夷齊扣馬不食周

粟則曰臣無伐君之理聖人兩是之武王夷齊正所謂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也叔子云克巳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似太分析克巳即明理治怒即治懼其功一也此在養之于素若當其時則難也孟子養氣則無怒無懼孔子云臨事而懼即敬也臨深履薄夫何憂何懼

象山云明德是十五入大學標的格致是下手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在巳

問辨在人方册所載亦有純疵若不能擇是爲泛觀師友之言亦有當否若不能擇是爲泛從此段議論甚當又云學固貴于博然知盡天下事只是此理天下事事物物無有二理須要到其至一處朱陸格物之論異處正在此

工夫間斷如鑽燧之火隨出隨滅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

爲學須如饑求食渴求飲决無他不得所謂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之真一得永得也

學問不精進譬如種樹不培其根能得幾時鮮好年光如建瓴之水一落永不收矣

萬木起自萌芽日生夜長至成合抱以其不息也若一拔其根旋復植於故處雖不停時生意斬矣

象山云今之學者大抵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此語極中時病好事即是好名才好名便打點着巧言令色

又云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

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最可戒當時學道者

又云主于道則欲消而藝亦可進主于藝則欲熾而道亡藝亦不進最可戒當時學文者

象山作貴溪學記云不拘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最可以警當今之學時文者

伯子云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收已放心使反入身来象山云收此心照物便是格物孟子所謂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已矣不格物何以知此心是放的伯子又云窮理盡性至命三事一時並了與收放心原是一片話

二家之真空亦是聖人之無我但彼委順處雖在人事上走却無了彛倫典禮故以名教為業識不知名教皆天所賦底實理周江郎學道作意欲避名教恐反墜在業識中矣

象山云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人之所喻由于所習

所習由其所志甚中學者之病義利之説一明君子小人相去一間

又云學者大率有四病一雖知學而恣情縱欲不肯為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為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論得切當

叔子云學問驕人害亦不細若説學問可驕人是甚學問象山與晦翁論辨尚有此氣象在

象山云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

自擔閣看來朱子即是逐事求道亦至力到功深地位但不得聖人一言點化之耳晚年學問顧自渾融了又云舊罪不妨誅責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發揚愈見得牢固誅責舊罪却是改過頭路發揚新得恐又落在伐善窠底伐善最害事象山一生坐此故其氣象去伯子甚遠守中亦長有此病他日當以此告之語云陰德如耳鳴只是巳自知孟子所謂集義却是如此

聖人之于民設為禮樂刑政便有去偏使正去蔽使明

底意思在

象山見道甚分明然氣質終是箇有我的人其論說多

欲上人如梭山云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本夫子辭達

而已矣象山即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曰爻爻有等曰

物物相雜曰文聖人作易如何生蓍如何生卦如何生

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

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却是他日對門人又云須讀漢

史韓柳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又云作文須
鍛煉又云作文如何左傳深于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
可也原說得如許大歸結来又是這箇
陽明云文公晚年知向時定本之誤是其不可及處力
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
及改正愚意不改正正是文公轉頭處若又去改許多
文義還是未曾轉頭一般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不待諄諄然命之也黙黙然而其

意已傳莊子云二人相遇于道而莫逆于心也

聖人每每教人行戒人言行過了自然言之有味如人走過京師自能言得京師路上風景真切若影響言之自然不湊接

凡人識高明若多忽畧着近小處只是心粗心細則無大無小無高無下無遠無近故聖人學問德愈盛心愈恭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非便要求出

頭處若全靠着知非亦反為害若曰我不妨有過我能
自知便自積累得過多遂有頻復迷惑之病何時能出
頭
黄金至寶入眼為害人但見得惡之為巳害而不知善
之亦足為巳害也見小善矜小能何足以入道入道若
魚忘于江湖也
人學問原頭一差了隨其所得分量向人誇誕不知達
者見之不滿一笑

入道猶適國都譬如國都在金陵四方之人各以其所便而至人情所通行處便是大路便是執中但不可執定一方大路欲四方之人皆由此方進却是執一也亦不可立此四方大路欲一方之人徧由此各方而後謂之適國都也人氣質自是不同故入道自有遠近難易但看聖人教人何曾着一路說季路好勇便告以君子之強司馬牛多言便告以訒樊遲計利便告以先難後獲究竟來俱欲其成就一箇仁得魚則棄筌矣

昔人求道如探重壁今人雖抱璧與之彼尚以為燕石晩而不取也

今世之言道者只是好事附晦翁者却吹毛求疵去排象山附象山者亦吹毛求疵去摘晦翁之短便并及其好處都說倒了如此豈是真實用功若去真實用功恐自不如此朱陸未便到聖人田地安能一一皆是象山分明有空疎處晦翁有精義之過處若其好處自泯沒他不得吾輩只欲求至當是依是的合還他是非的

合還他非若大道理上偏了雖伯夷伊尹柳下惠孟子
云乃所願則學孔子豈必朱陸

少谷集卷二十二

少谷集卷二十三

附録上

志傳類

明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鄭少谷先生墓碑

林釴

鄭子少谷繼之氏諱善夫世居南湖閩邑大鄉聚代多顯者皆其族産獨鄭子結菴就賢劭詘今學賢者殊振

絶也嘗誦曰墜道非時也萎儒與世靡視古太峻脆志以降其趨吾固疾學之不變果懇學十年反之古孝廟乙丑歲年二十一第進士正德改元纂修蘇松常鎮實録成隨繼居内外艱積六年起銓户部主事出理滸市關譏闌不敗名商人利之稱其能廢私也武皇初赫柄中官鄭子善卦時歎曰大丈夫當龍凰於世退見無骫枉我志力告得請乃築少谷草堂於金鰲峰作遲清亭俟天下之清交與鮮絶巖居六載正德十三年有司勸

駕起奪其疾攺禮部祠祭淸吏司主事十四年轉本司署員外郎三載考績推恩父母如其官居禮部握蘭建禮宗伯咸賢其文學能秩相也是年三月武皇將南狩齋諶諸寮寀曰駕未發諫之可絶否吾股肱何勸吏兵刑諸曹郎中黄鞏等若干人同伏跪于闕門疏惻切指斥嬖臣江彬及中官輩濁亂天下也怒犯之武皇杖之闕下死者貶者落籍于民者有差既南狩鄭子切告未得明年釹至京師之館焉談畫時事曰天子何可為計

哉古云曙戒勿怠後稱逢殃吾胡可弗歸遂歸過淅山人孫一元太初死走道塲山中哭之斂治喪事畢游越山水至逾八月旋閩居湖上歳多病必滿時月間巳必往佳山水游或𢙵其羸告之辭曰吾少谷静中不留求佳奚吾思耳益誇嚴云江南北山水畢受吾杖屨之嘉靖改元以都御史周季鳳御史汪珊薦起為南京刑部郎中尋轉吏部驗封司至建健眷武夷游值風雪膚理弗容以病病且依依不休其游至弗支彊輿病歸歸二

日不禄及歸巳彌留人意所豐藏鄭子云請諸君勞苦少休少谷可以存神明晩與訣力手書授高㵐傳汝舟二子曰修身俟死吾今更復奚憾詩文妻子付託高傳二弟經理其寄延平遺書皆如云乃啓手足以逝嵗癸未臘晦前二日周身與棺㵐與汝舟治也後發笥皆窶窶鄉人始駭發鄭子之貧士知賢鄭子能有道其官嗟夫財利者世不學皆能旨嗜之俗殉痼厚僩然曰居官必多得財故有道者雖親且慼况鄉人夫栒栒仁義何以

破愚利固善昏世禽鹿視肉如鄭子者能居道也夫觀鄭子婚嫁七弟妹貲業皆其推與儒者贍之田令以完婺節葬母屬二十二人其治身嚴厚冲澹髙潔求象其道于家國誰昔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道可要諸遠矣寡交多親忠信則交慶其言旨乎鄭子蹈言今徵見之實完固以沛譽衆固稱少谷先王云訃傳至若咸哀涕蓋憫賢者弗長世没時年三十九益可哀夫葬事纖悉皆福州太

守汪文盛少守陳鑭二先生功德也二先生鄭子至友孤鳴梧少保孤恤亡鄭子知德於幽冥創見友道叔世可興起矣墓在懷安西郊外梅亭山山旁諸逵汪先生念口碑可世埀以章顯賢者云遷前室安人袁氏合隧遺言有二子求不累其托鄭子生成化乙巳歲十一月二十日也

論曰鄭子博學而能反之者也吾觀少谷子道論子通經世要談悠哉言乎大旨欝然可觀其槪之正而已探

其要本忠信成節則非繡言觀交際編及余居京師與游者盡海内名士其志念深常有以自下故皆以道相膠漆孔子云斯焉取斯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信夫短長名位君子何可論之嘉靖三年甲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友人汪文盛陳鐗立石

少谷子傳

黄綰

少谷子者閩人也姓鄭氏諱善夫字繼之少負才名不遇師友學凡五變而始志于道就其所履考之謂今之

豪杰非耶葢少谷初業舉子欲從今世成功名乃自悱曰舉業足盡此生乎遂刻意為詩文將追先秦莊屈唐杜諸人之作研求步驟既得之又自悱曰文詞足盡此生乎遂慕東漢以來至于南宋高人逸士孤風遠韻之可激者而追蹤之又自悱曰風節足盡此生乎遂慕西漢以來至于盛宋將相名公鴻勛盛烈之可垂休者而從事之又自悱曰功業足盡此生乎遂慕堯舜以來至于孔孟修己經世之可參立者而尚友之曰道在是矣

吾將没身於是乎昔歲壬申予官後軍知未足于道將隱故山求其志少谷子為户部主事督税吴江之滸墅予過而遇之握手與予語竟日而别别猶眷戀曰吾亦自此遯矣子不為我棄其將訪予于天台雁蕩間乎予歸六載歲丁丑而少谷子果来遂與坐凌峰步石梁倚天柱面龍湫倦則歸紫霄卧予所居謂之石龍書院者時天晦大雪浹旬不止人蹤盡滅予晝伐松枝夜燒榾柮與少谷坐劇談堯舜以来所傳之道六經百家禮樂

刑政天文地理之源流及二氏之所同異極于天地之間無一不究少谷子亦盡出其平日所著述以質予又貽書其友孫太初高宗呂傅木虛使之遜志而同歸故太初之逃老歸儒皆少谷啟之也少谷子又自謂生平知巳莫予若者但恨相遇之晚遂忘形而不忍去予兄芝谷主人因為少谷子亭以居之南洲應子亦来會凡數月而出至台城台守金陵顧公欲重勝會乃作玉輝之堂以延之少谷時以疾起將趨朝予乃與南洲子送

之渡錢塘而還少谷子又與予期曰吾為父母贈典未獲有此行行當不遠再訪子于兹山以共老焉少谷入朝為禮部主事陞員外郎三載考績推封厥父母武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欲幸泰山遂從南狩廷臣莫敢議者少谷子特為疏論其非禮兹指作權奸之所以逢迎及廵游意外之虞詞極剴切率羣僚共上之武皇怒杖之闕下或死或竄或削籍為民者而少谷子瀕于死者亦幾矣既而告歸果再來山中又同入雁蕩登天

台卧龍湫華頂之間糧絶肴盡則掇山花乞僧糜以食各旬月而去既而武皇晏駕今上入繼大統予與少谷子先後各被薦召少谷子又貽書于予曰今上冲年百無玩好一味恭默誠堯舜之資也今所急者知學之臣以講明古帝王執中之傳使聖德日新月盛然後可以責成唐虞之治今日四方徵召多是林邱冲養君子今日所闕又非尋常百執事如先生者宜直處之以論思之地勿泥常格更得一二元臣鼓動其間使舉朝皆相

信附使有道君子得行其志積之歲年不患先王至治不見于今日也既而聞朱御史白浦之卒則為詩哭之曰柱下朱郎成永别江東黄尉竟何求黄尉指予也以白浦常薦予故其卒而云云予出陞南京都察院分司携家過越聞少谷子陞南京刑部郎中未幾改吏部郎中有書期將至越訪陽明先生先生聞之喜留予候之月餘不至而少谷子訃至訃者少谷出經武夷陟絶巘閟陰洞不知其疲且襲寒醫誤用藥遂病草速輿歸家

至家二日而卒卒年三十有九乃歲癸未臘月晦前三日也甃其藏肅然無所有斂而葬之者皆福州守汪君文盛爲之也少谷子器度溫厚而剛果超邁而淵容清介不爲激亢貞信不爲諒執皆天資之近道者也視其貌瀟灑清曠碧髯濆蓮目若神仙中人至其自勵實足茹粗礪耐煩勞馳風塵其取與可以謝萬鍾而不顧揮千金而若芥其與人交小而語諾之間大而死生患難之際未嘗或爽又每有千里命駕而不失雞黍約之風其

處家弟妹七人少孤撫之成人而竭力為之婚嫁又以其田贍族母及姑妹之孀居者又舉母黨之不能塟者二十二棺其居官滸墅則寛商船之稅而不虧國賦治疆猾之罪以惠于良善禮部則每執典秩以贊于其長如論歷元歲差之未定日月薄蝕南北分杪之難齊皆鑿鑿有見足發古人之秘誠可謂超絶古往出夫風氣而不可以一世一方之士目之若夫天假以年充之學問於其中庸之緜禮樂之文進于聖門誠有可觀者矣

惜其壽不永齡未見其止而止于斯已也所著詩文有少谷集者人以鄭詩鄭文稱之刻行于世又有子通論道經世要談者則録而未行配袁氏子男一曰鳴梧女四長適陳次適進士林應亮次林出次庶出俱幼應亮以予與少谷子相知最深請爲傳乃述而論曰古之聖賢所以濟非常之業立萬世之極者固其天資之絶人亦其有志而又有師友之成學問之功有以致之然則天資也立志也師友也學問也於人可缺一哉如馬遷

賈誼陶潛杜甫李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皆天資絶人惜皆無志於道又皆不遇師友之真講明聖賢學問之功故其所成僅止于事功風節詞章而已又如慧可惠能馬道一呂巖張平叔白長庚亦皆天資絶人生不逢時厭世溷濁而逃于釋老他有志者又皆天資有所不及所以斯道之末大光至治之末大明也豈非世運氣數之使然乎今少谷子天資之美而又有其志蹉跎于世五變始有所聞而又遽止于斯其為斯道斯世

之慨之憾又何如也噫

鄭繼之先生傳　　鄧原岳

明文章至弘治而一變於是作者百數十家而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吳徐禎卿及吾閩鄭善夫先生最著先生字繼之別號少谷山人自其初生太夫人夢日墮于懷吞之遂有身先生幼負奇質髫椎隸學官則已厭薄一切經生言學為古文詞有聲矣二十舉于鄉明年為弘治乙丑遂成進士而何景明寔直中書相得懽

甚益切劘為古文詞已亳州薛蕙黃州王廷陳吳郡顧璘三衢方豪東平殷雲霄皆一時知名士後先至咸折節而交先生文酒過從靡間也毅皇帝初先生猶在選入纂脩蘇松常鎮實録成隨丁內外艱積六年授户部廣西司主事出榷滸墅關譏闌有法著為潔令是時中貴人方用事亂朝政先生鬱鬱不自得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歸則築少谷草堂於鰲峰顛其亭曰遯清以見志交與鮮絶守令干旄往候顔色先生以一童子

夫剥啄終無所造請諸公愈益賢之正德十三年先生病良巳起補禮部祠祭司主事守員外郎滿三載考贈父母如其官嘗奏改歷元事宜語甚核詳經濟録中毅皇帝之末年儲位久虚逆藩素蓄異謀嬖人江彬及諸中貴人相左右為奸諸曹郎黄鞏等以諫止南廵語侵彬彬大恨矯旨杖闕下有死者先生不勝憤挟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益怒罰跪午門巳杖三十幸不死當先生罰跪時猶草疏數千言納懷中言所以不當出

狀謂方豪曰死則上之無何而馮發先生諡曰巳矣無所容吾言矣彼地下者其以余牖下非夫哉遂再請告歸山人孫一元故與先生契分不薄先生歸一元且死則間道之苕溪哭之為經紀其喪浙東饒佳山水洞天石室多仙靈窟宅如禹穴天姥蘭亭雁蕩之屬處無不受杖屨者嘗雪中遊天台褐衣筍輿吟趣甚適時顧璘方守天台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亟使人邀之為盤桓竟月無何歸閩有終焉之志先生故居南湖去郡城十

五里而遥地稍勝先生與一二曹偶如林鉞侍御傅汝舟高瀫二山入日觴咏其中而守君汪文盛者時時屏騶從從之先生為具算器食濁醪數斗佐以杞菊汪轟飲至醉也嘉靖改元先生用薦起為南京刑部郎中尋改吏部行至建寧遊武夷山大風雪為寒所中竟遊歸病遂劇抵家二日而歿年三十九耳病急猶手書鄭重以遺文託高傅二子而後瞑目死之日紫氣勃勃不散蓋先生容天台嘗語華玉明年海上紫氣東来是吾觀

化至矣人以其語驗云先生為文章泚筆立成渾雄蒼老大抵出入諸子而本之六經其詩以氣格為主以悲壯為宗古詩樂府沿漢魏下及六朝歌行近體抵掌少陵絶句翩翩有青蓮之致書法尤入神真行斟酌聖教狂草奔放縱横爛熳顛素而下弗論也間又創意點染花草叢篠恠石得象外趣然絶不名其業以此人亦鮮知者嘗一晤王文成於毘陵慨然有味乎性命之學則從湛氏得其緒而力行之功取專詣非獨立門户而已

先生每言經生局迹嘽緩其衣多文辭而鮮實效何益於殿最乎居恒取國家掌故講其廢置所繇及利害甚晳每郡邑有大政先生輒爲决策務中機宜其所莊事若莆陽林俊司空林雅推轂之謂有大臣之器厄於年而不得售惜也林鉞又言先生篤於内行婚嫁七弟妹羔雁筐篚無不自其手指出者塟母屬二十餘喪皆假貸於子錢家其厚如此汪守君既塟先生於梅亭巳編定其詩文若干卷行于世而子通經世要談軼不傳鄧

原岳曰余小子與鄭先生不相及而於先生外孫林學憲道茂許覩先生像髯而都若神仙云其集今盛行世有知者或乃謂時非天寳位靡拾遺以無疾呻吟為先生病夫明正德於唐天寳安取低昂哉而欲呻吟者之必賡歌也惟王元美許其詩如黄河氷凌得杜之骨庶幾實録云

福州府志文苑傳　　林燫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十八年進士善夫弱冠登

第與洛中何景明同年相切劘善屬文尤長于詩七言近體興致清遠議者或謂得杜之骨又謂正德間關中李夢陽摹擬少陵然猶丐膏馥自出己意為之至善夫幷襲其意時非天寳地靡拾遺殆無病呻吟云善夫官終南吏部郎其同時有林鉞傅汝舟林鉞字克相傅汝舟字木虛其詩大抵與善夫相類鉞不長於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為工然鉞所用字非素習也第臨文簡古詩得之日稍久或指以問鉞鉞亦不識也鉞為御史頗

為鄉論所訾汝舟晚好神仙之說數出遊諸名山往往與海內名流接汝舟性恬靜恥干求士大夫咸以為塵表云鉞舉進士官至御史謫州判罷歸汝舟終布衣

按何景明弘治十五年進士非善夫同年林文恪誤矣

福州府志風槩傳　林材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弱冠登第授户部主事時逆瑾亂朝政善夫以病告歸居六年起補禮部武宗末年嬖人江彬導上南巡杖諫官黄鞏等下獄

善夫上疏切諫上怒罰跪午門五日杖三十幸不死當善夫罰跪時猶草疏匿懷中謂郎中方豪曰死則上之無何駕發善夫哭曰已矣無所容吾言矣隨再請告歸遍遊名山築室南湖顏其堂遲清以見志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吏部郎經武夷窮歷諸峰為寒所中抵家而卒年三十九善夫工詩以氣格為主憂憤時事往往發之篇章評者以為得杜之骨與李夢陽何景明相伯仲云善夫死汪文盛方守閩為營塟行其集于世

東越文苑傳　陳鳴鶴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善夫髫椎隸學官則已厭薄經生言學為古文辭有聲矣弱冠舉弘治乙丑進士而信陽何景明時直中書得善夫甚懽益相切劘為千秋業一時名士咸折節而交善夫靡間也毅皇帝末年諸曹郎黄鞏等以諫止南廵語侵嬖人江彬彬大恨矯㫖杖闕下有死者善夫乃率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愈益怒罰跪午門已杖三十幸不死善夫猶草疏數千言

納懷中謂三衢方豪曰死則上之無何而傌發善夫哭曰已矣無所容吾言矣彼地下者其以余牖下非夫哉遂乞歸居郡之南湖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吏部郎行至建寧游於武夷爲寒所中抵家而卒年三十九卒之日紫氣勃勃不散先是善夫衣褐走雪中游天台人以爲神仙天台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就之良是善夫因謂璘曰明年海上紫雲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至是天台人以善夫果神仙不謬善夫爲文章渾雄蒼老

而本之六經其詩以氣格為主而多悲壯之聲國朝作者世盖推徐何李鄭云善夫每言經生局迹嘽緩其衣多文辭而鮮實效何益於殿最故其居恒取國家掌故講其廢置所繇及利害甚晳又談性命之學而力行之所著鄭詩鄭文行於世而子通及經世要談軼不傳按經世要談刻在性理會通謂軼不傳誤矣

藝苑卮言　王世貞

鄭繼之詩如冰稜石骨質勁不華又如天寶父老談喪

亂事皆實際時時感慨
昌穀之於詩也黄鵠之於烏瓊瑤之於石松桂之於木
也高叔嗣空谷之幽蘭崇庭之鼎彝也高季迪之流暢
邊庭實之閑麗鄭繼之之雄健王子衡之宏大孫太初
之奇拔顧華玉之和適李賔之之通爽馬仲房之華整
皆其次也
國初習杜者凡數家華容孫宜得杜肉東郡謝榛得杜
貌華州王維禎得杜一支閩州鄭善夫得杜骨然就其

所得亦近似耳惟夢陽具體而微

鄭郎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内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為經其喪仍刻其遺文人之愛名也如此

藝圃擷餘　　王世懋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廸

其後氣骨稜稜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恒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釴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釴與善夫頗為鄉論所訾過矣善夫詩即瑕當為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録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刦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為雅談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為然林公予早年知已獨此一段不敢傅會非特為善夫亦

為七閩文人吐氣也

按林文恪福州志云鉞為御史頗為鄉論所訾未嘗言及善夫也王敬美誤矣

詩藪　胡應麟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外如崔仲鳧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庭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三之一嘉隆則惟李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吳徐宗梁不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

余細閱當時諸家若仲凫德涵敬夫子衡詩皆非長華玉繼之升之士選輩或調正格卑或格高調僻獨邊廷實視諸人差為諧合

國琛集　　唐樞

鄭善夫閩縣人性疏闊無留伏為吏部郎曠志辭榮博學為古人尤長於詩義不詭於風人浩然仰順縱遊名山川其意嗛嗛如也正德末以養痾終其身

談藝集　　張愇

弘正之間豪傑彔征百餘人焉其最著者李獻吉何仲默鄭繼之徐昌穀輩獻吉雄豪壯麗如長江巨浸滔滔千里雖有枯槎敗筏無妨飄蕩又如龍翔虎變駭人耳目仲默雅麗新奇如洛園一開姚魏掩映又如鳳儀韶闕麟出周郊誠希世之瑞也繼之沈鬱之思慷慨之詞如蒼松挺秀古梅含芬又如賈生之獻治安雖過於感愴終不失為識時務之俊傑焉徐昌穀淵致秀語天然獨步又如唐玄宗霓裳羽衣於月下嫋爾仙樂此四子

若撰述備矣

詞林人物考　　王兆雲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谷情發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髙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遥遠舉之意好遊名山嘗入武夷鴈蕩峻陟冥搜都忘内顧養痾自遠逡廵郎曹樂負髙標殆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洽如矣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来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道中奄殂吁亦

恠也哉所著有鄭詩鄭文行于世雖卷帙無幾人咸鳳毛麟角視之矣

風雅叢談　　王應山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弘治初弱冠第進士海内詞人相與頡頏仕為户部尚書郎屬請告家居與郡人林釴高瀔傅汝舟鄭公寅施世亨李銓李江先伯父户部文晦先樵雲山人文旭倡和追隨閩人復稱才子王世貞許鄭詩以為得杜之骨林宗伯爊撰郡志列文苑謂時

非天寶位匪拾遺殆無病而呻吟者大不然哉鄭文詩各若干卷汪守文盛刻之郡齋邇鄧學憲原岳重梓之為叙論解嘲亦一快也鄭詩登泰山日觀峰東嶽乾坤定黄河一縷分日排瀛海浪天入薊門雲魯道傷吾志秦碑自夕曛未堪疏遠目萬里正祲氛時事可知也嘉靖吏化起南吏部郎中道病卒年未四十汪守瘞之梅亭山先考偕諸彦過之詩云騎箕人已遠舊侶總堪悲為憶藏舟壑同扳挂劒枝草青侵曲徑苔緑上穹碑日

暮空山裏悽然共賦詩

少谷遺音卷跋　　傅汝舟

曾記少谷作此卷謂高子吾字雖未通神巳是超凡入聖矣今觀信然其最後章缺人字高子強余足之筆力相去甚遠於乎少谷死幾十年矣余學不加進於一節之小尚不能及況敢望其他耶撫卷愴然

又　　張詩

張詩曰嗟嗟傷哉余安重視我少谷子之詩翰乎少谷

子為人忠誠仁智俊極文辭交遊徧海内諸賢而比能於少谷子殊鮮然卒之年不及四十者予嘗聞夭壽仁人而夭脆薄劣獨少谷子不壽何哉獨少谷子不壽何哉乃揮涕掩卷以歸高子

又　　馬明衡

嗚呼此少谷絕筆也少谷臨歿之時書數紙付高子其末篇缺數字余諦觀之其神妙變化較之平時之作遠甚少谷亦甚自得也少谷負大才薄宦達而貌山林其

静中充養完粹故其晚年所進如此藏之者與觀之者毋徒以其藝之工而已也

少谷集卷二十三